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39

# 亨利魯斯



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亨

利

魯

斯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39

實考柏

編：梁翰

• 考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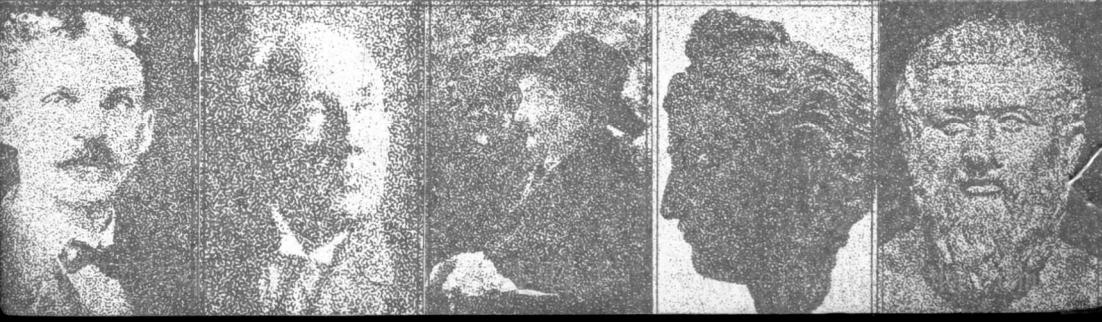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61 巷 38 號之 10  
主譯者：約翰實考柏

印法律顧問：人  
版刷人：人  
臺北市中林  
業字第江  
局印一旺獻三  
版刷律律五  
八號廠師師章五  
八號秋爾梅社

發行人：人  
郵電電話：人  
版刷人：人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61 巷 38 號之 10  
主譯者：約翰實考柏

印法律顧問：人  
版刷律律五  
八號廠師師章五  
八號秋爾梅社





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40

歌德

青少年時代

家世

雙親的影響

動盪的世界

初戀

赴萊比錫求學

一五 一四 九 七 五



史特拉斯堡大學.....

二五

赫爾達的影響.....

二六

浪漫主義的先驅

處女作「鐵手騎士」.....

三五

潛心於古希臘文學.....

三七

邂逅夏綠蒂.....

四〇

『少年維特的煩惱』.....

四一

情海波瀾.....

四二

威瑪公國時期

積極參政.....

四五

與史坦茵夫人的戀情.....

五六



心歷路程 ..... 六二

義大利之旅 ..... 六六

進化與革命 ..... 七五

席勒 ..... 八三

拿破崙時代 ..... 三七

研究自然科學 ..... 三三

重回故鄉 ..... 二三

歌德對話錄 ..... 一四

世界文學 ..... 一五

浮士德 ..... 一六

後記 ..... 一七

年譜 ..... 一八



# 青少年時代

## 家世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歌德誕生於德國萊茵河谷區梅茵河畔的法蘭克福市。當時的法蘭克福是一個古老的自由都市，仍然保持著中世紀的風格。歌德的祖父在法蘭克福開服裝店，後來遷往奢侈品工業發達的法國，並在里昂工作，但不久因南特勅令（一五九八年發布，予新教徒信仰與政治自由。）被廢止，迫使他和法國的新教徒一起被驅逐出境，回到法蘭克福之後即改名為歌德。太太死後他又和一間旅館的寡婦老板結婚，後來兼營葡萄酒的買賣留下相當可觀的財產。

歌德的父親約翰·卡斯巴遵照父親的希望去學法律，獲得學位後遊歷義大利各地。後來想要在法蘭克福市政廳獲得一官半職，但被長老們譏為暴發戶的子弟而不能如願以償。因此他就用錢買下皇家顧問的爵位來報復排擠他的長老們。如此雖然擠進上流階級，但仍無實權過問市政。

一七四八年，卡斯巴與法蘭克福市長的女兒莉莎·特克斯多結婚，夫妻先後養了六個兒女，但除長子歌德及次女兒珂乃麗外，其餘皆夭折。

他們的住宅是幢被稱爲「三座七弦琴」的建築物，距法蘭克福市政廳僅百步之遙。這幢建築物豪華氣派的外觀及雅緻的室內佈置，充分顯出主人的富裕及教養。「三座七弦琴」本來分爲兩幢，一七五五年歌德的父親爲求內部之統一與舒適，重新改建，於次年竣工。改建後的房子，最愛歌德的父親重視的是：藏書豐富的圖書室，及滿置當代名藝術家作品的陳列室。卡斯巴雅好蒐藏，因此每個房間，包括寬闊的傳達室均充滿遊歷各地所購回之藝術品。

『詩與真實』中，歌德回憶道：「幼年時代，家中最惹我注目的是父親用來裝飾前廳的一系列羅馬風景畫。三樓有一西向房間，窗外樹木高聳。隨著年齡增長，我愈來愈喜歡這個房間，它是誘發我一種不是哀愁，而是近乎憧憬的心情的地方。從這兒可越過庭院、市區外牆及碉堡，眺望一直延伸到赫希斯特的優美平原。夏天，我多半在這個房間裡作功課，並盼望午後雷雨，只因窗口朝西，我百看不厭地飽覽落日。同時還可以看到鄰居們在庭園裡散步，照拂花草，或者小孩子們嬉戲玩樂，客人們閒聊談天的光景，有時還可聽到九柱戲（豎立九柱，用大球撞倒的遊戲）的球兒滾動，擊倒柱子的聲響。因此我的心裡早已萌生了寂寞與憧憬，這些感情以及我天生的直拗個性與敏銳感，早已影響了我，並與日俱增地左右著我。」

『詩與真實』的頭幾章，歌德以華麗的散文，忠實地描述他幼年時代的生活環境，也是他精

神背景的法蘭克福。舉凡這舊都市狹窄的巷弄，特殊的傳統習俗及小市民的活動等，無不吸引幼年的歌德。他懷著深切的愛，詳細地描寫美茵河美麗的河水，居民日常工作及其消遣。市政廳的圓頂建築物及度過快樂時光的市集廣場，無不一一在他心中留下鮮明的印象。直到歌德年老時，還驚奇地回憶道：「狹窄不規則且髒亂的街市兩旁，擺滿擁擠簡陋的攤販。在這數世紀以來恒常不變的景觀裡，一七七二年發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絞死一名謀殺親生兒子的婦女，這件事便成爲我寫『亞爾·發斯特』這本書的動機。」

## 雙親的影響

要從『詩與真實』一書中具體勾勒出歌德的父親之性格十分困難，儘管歌德屢次提及父親對自己及他人嚴格的要求，但總是避免描述父親的性格，這也許因爲隨著年紀日長，他的生活方式、對諸多問題的看法，及對秩序的愛好逐漸與父親接近，所以不願具體說明。他經常引用的兩句詩即可表達他的看法：

「得自父親之性格稟賦  
即人生真實之嚮導。」

與父親嚴肅性格完全相反的歌德的母親，是個「隨時都明朗快活」的女性，他們年齡懸殊，

歌德誕生時母親十八歲而父親已四十歲。她對日復一日長大的孩子充滿驚喜與好奇的感情，她是鑿於丈夫與孩子之間作為緩衝的柔弱葛藤，善解人意而充滿幻想。歌德從父親那兒承襲了堅忍不拔的精神，從母親那兒則承襲了樂觀、幽默、空想等稟賦。但自一七八二年歌德的父親逝世後，她獨自在法蘭克福孤單地生活了三十年，過去不吝表達對母親敬愛之情的歌德，竟僅四度回鄉探望母親。

少年時代與歌德最親密的是他唯一的妹妹珂乃麗，她和哥哥一樣覺得「內心不可能是調和的，甚至是不可能存在調和」。一七七三年珂乃麗嫁給歌德的律師朋友蓋爾克·舒洛沙，過了一段短暫的婚姻生活後，死於一七七七年，享年僅二十七歲。

「我與僅比我小一歲的妹妹珂乃麗，自我懂事以來就生活在一起，兩人既是兄妹也是最親密的朋友。我們兄妹倆小時候不管遊玩、作功課都在一塊，成長與教養也是共通的，幾乎使人誤認爲孿生兄妹。這樣的共通與信賴，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肉體及精神發展伸張的當兒，依然保存在我們之間。青春年代，精神欲求及感覺形態，無不集中於矇眬的、訝異的感官之覺醒，這覺醒如冉冉升自谷底的霧，罩住谷地似地，使我們陷入困惑中。有關這一切探索，還有因此發生的種種錯誤與迷離，我們兄妹都是攜著手共同承擔，也共同熬過來的。我們兩人希冀能更互相接近，揭開這神秘的帷幕，但是，產生自近親血緣關係的神聖畏懼感却越發強烈地把我們拉開，因此兄妹間不可思議的境遇也就越來越不容易分明了。」

歌德少年時代的教育，大部分由父親親自督導。但依上流社會家庭的慣例，也聘請私人教師，將必要的專門科目交給本行的教師擔任。在文藝方面，由至今尚存並標有「少年時代習作」的歌德的拉丁語、希臘語練習簿看來，少年的歌德在語文方面有驚人的才能，尤其是八歲時在練習簿上所翻譯的一段希臘文更讓人歎為觀止！為了閱讀古籍經典，他還學習希伯來語、英語、及義大利語等。十歲的時候，已經閱讀過『伊索寓言』、『魯賓遜漂流記』、『天方夜譚』、約拿·高弗列德的『費爾森堡島』等名家作品。

除學問修養外，歌德還同時接受法蘭克福市勢力最大的路德教派式的宗教教育。他必須按時參加禮拜，每天研讀新舊約聖經，在離開威瑪之後，他虔誠皈依基督教，晚年時歌德承認自己的精神教養大致來自聖經，雖然他無法忍受父親狹隘保守的宗教觀念，但當他欣賞孟德爾松的「彌賽亞」之後，心裡却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 動盪的世界

一七五五年，一件異乎尋常的世界性悲劇，深深地震撼了少年歌德平靜的心——那便是里斯本大地震。

歌德在『詩與真實』中刻意地描述此次災難所帶給他的精神創傷及深遠影響：

「我少年之心的安寧，因一場慘絕人寰的天災而首次受到深切的震撼。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里斯本發生大地震，長久習慣於和平的世界，展現出巨大的驚恐。商埠兼海港的這個美麗的大首都，突然遭到史無前例可怕的災難侵襲。大地搖撼，海水洶湧沸騰，船舶互相撞擊，房屋崩塌，衆多塔寺化為一片瓦礫。一部分的王宮被海吞噬，裂開的大地似乎噴著火燄——烟與火焰瀰漫在一片廢墟之上。前一刻還活得快快樂樂的六萬個人，瞬間化為冤魂，似乎只有對這場災禍已失去意識與感覺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一直隱匿著，或者因這一場變故而得到解放的一羣罪犯，大肆騷擾這刦後殘破的都市。倖存的人們，面臨奴役、殺戮以及一切橫行暴虐。大自然就這樣繼續著無涯無涘的肆虐。

從各方面傳來的越來越詳盡的災難消息，使人們的心被別人的不幸所震撼，對自己以及家人的憂慮也愈發地使人苦惱。真得，從來不會有過像這樣的事件，使恐怖的惡魔這麼迅速，這麼激烈地把它的顫慄伸展在廣大的地面。

我也被迫聽到了不少有關這一切的情形，它使我深為激動。在我的胸臆中，天地的創造者及維護者——神，是睿智而仁慈的，然而祂正邪不分地使一切統統絕滅，這就不能證明神是萬物之父了。我那幼弱的心靈，為了與這樣的印象抗爭而努力掙扎。這種現象應如何解釋，連賢人與學者之間都不能有一致的看法，我稚弱的心靈不能平復，毋寧是理所當然的。」

一七五六年普奧七年戰爭爆發，又深深地動搖歌德信仰之心。人們在戰爭中，為了政治立場

，是非不明地偏袒一方。此時歌德才真正察覺政治對生活的影響。

「如同六歲之時，里斯本大地震使我對神的慈悲產生懷疑一般，我開始因腓特烈二世所帶來的戰爭而懷疑大眾的公正。我生性容易敬畏別人，非有巨大的震撼，決不會使我對某種可敬的信仰發生動搖。可惜的是，良風美俗、彬彬君子之禮，都不是出自內心，而只是爲世間他人而遵守。人們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人家會怎麼說呢？』我一直以爲世間的人們都是堂堂正正，凡事都能下公正評價的。而如今我所經驗到的，却恰恰相反。最偉大的，最顯著的功績，遭到詬罵，受到敵視；最崇高的行爲，縱然未被否認，却被歪曲、被唾棄。並且，這麼可恥的不公正，居然加在那位在同時代人們之中出類拔萃、無與倫比，且時時刻刻都證實著具有卓越能力的人物頭上。如今細細想來，我似乎就在這當兒，萌生了對大眾的蔑視感。這樣的心情在我心中形成一個癥結，終我一生從未離開過我，不過到了很久之後，才靠見識與教養稍加矯正過來。」

歌德的祖父腓特烈·凱歐克曾以法蘭克福市陪審官身分，爲奧地利國王法蘭西斯一世的加冕禮撐過華蓋，並蒙皇后頒賜鑄有肖像的名貴金鍊，所以他與女兒、女婿比較傾向於奧地利方面。父親與歌德則傾向普方。

「我也是傾向於普方的，說正確些，就是擁護腓立茲（腓特烈大王暱稱），其實普魯士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法蘭克福市終於直接受到戰火波及。一七五七年，奧地利同盟國的法軍襲擊法蘭克福市並加

占領。歌德家的房子被迫開放給軍政長官托蘭克，以供他作為處理及調解各種爭端的場所，歌德的父親一向擁護普魯士，此刻陷身於法人的包圍之中，而且又是在自己的屋子裡，這件事對他來說無疑是最悲慘的事，所以雖然托蘭克伯爵亦是個藝術愛好者，仍不能改變這種僵局，主客二人相處很不融洽。

歌德在『詩與真實』中提及，伯爵住進歌德家的最初數天，便把法蘭克福市的畫家希爾特、修茲、特勞曼、諾特那蓋、揚卡等全部邀請到他的住處，他有意讓所有的畫家長期繼續從事創作。

歌德從小就認識這些畫家，而且經常往訪他們的畫室。托蘭克伯爵和畫家商量畫題、訂畫、交畫的時候，歌德經常在場，尤其交的是素描或草稿的時候，他總是大膽的提出自己的意見，因此很早就博得聲譽。在繪畫的愛好者中，或歌德所熱切關心的拍賣場裡，不管是取材於聖經的故事、世俗故事或者神話故事，他總是用一句話便能正確指出那些歷史畫裡所表達的是什麼。這不能不說是拜托蘭克伯爵之賜。

法軍佔領法蘭克福市，對歌德的另一個影響，是戲劇方面。為了慰勞法軍，官方邀請法國劇團到法蘭克福市公演，歌德由外祖父那兒要到招待券，瞞著父親，經常前往觀賞。這段期間，他不僅親炙拉西、摩利愛爾等著名劇作家的作品，而且深入演員們的世界，學得一口流利的法語。此事與孩童時代所觀賞的木偶戲同樣地帶給他對戲劇日漸濃厚的興趣。